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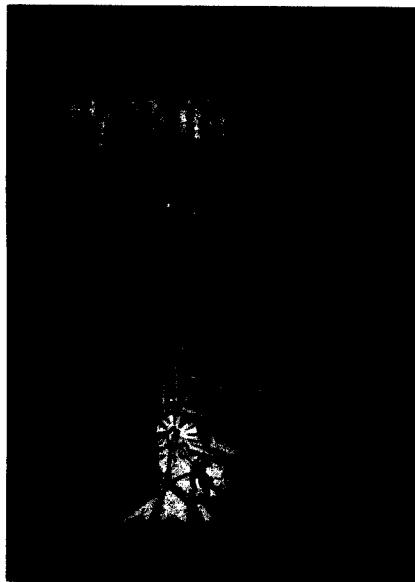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研究

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許定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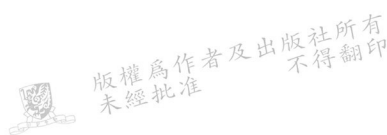
逝
如
風



劉以鬯《失去的愛情》封面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年近九十高齡的劉以鬯先生（1918-）是本港的文學泰斗，自1948年末抵港後，他大半生於本地從事編輯及寫作生涯，早年以通俗奇情小說為主，套句他自己的話，那是「娛樂他人」的產品；1960年後，劉先生不甘於單純「娛樂他人」，開始了「娛樂自己」，寫了《酒徒》（香港：海濱圖書，1963）、《寺內》（台灣：幼獅文化，1977）、《陶瓷》（香港：文學研究，1979）、《對倒》（香港：獲益，2000）、《打錯了》（香港：獲益，2001）等



許定銘 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

極具創意的傑作，為香港現代主義奠基，樹立了一座座里程碑；自 1970 年代起，更著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，寫下了《端木蕻良論》（香港：世界，1977）、《看樹看林》（香港：書畫屋，1982）、《暢談香港文學》（香港：獲益，2002）等擲地有聲的學術巨著。

劉以鬯先生在本港的學術地位、文學貢獻，是毋庸置疑的。這麼偉大的一位學者，是怎樣成長起來的？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哪本呢？

據劉先生自己說，他自幼喜愛文學，1933 年已參加葉紫的「無名文學會」，接觸文學並開始學習寫作。1941 年大學畢業，孤島陸沉，劉以鬯到了重慶，先後在《國民公報》、《掃蕩報》及《和平日報》任職，並從事寫作。1945 年冬，回到上海，創辦「懷正文化社」，為徐訏、姚雪垠等出了不少文學創作。1980 年，香港《開卷》雜誌訪問劉以鬯：

問：你的處女作是哪一本作品，獲得成功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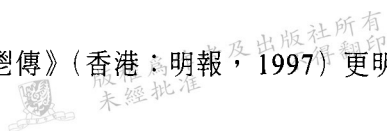
答：我第一篇小說是在讀初中時寫的，登在朱旭華先生編的《人生畫報》上，寫得很幼稚。

第一本單行本《失去的愛情》，於 1948 年 10 月出版，是一篇三萬多字的小說，靈感得自一本奧國小說，不能算是創作，雖曾搬上銀幕，卻是十分幼稚的。

易明善的《劉以鬯傳》（香港：明報，1997）更明確地指出：

1936 年 5 月，十七歲的劉以鬯正在上海大同大學附屬中學讀

此
品
社
一
五



文學研究

高中二年級的時候，寫了一篇短篇小說，他的同學，後來成為著名漫畫家的華君武，拿給朱血花（旭華）編的《人生畫報》上發表了。這篇題為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的短篇小說，署名是他的原名劉同繹，有華君武的三幅插畫，這是劉以鬯在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。（頁5-6）

其後，易明善花了千多字，介紹並分析了這篇「通過描寫安娜·芙洛斯基的流亡生活和特有心態，反映了一個白俄女子的遭遇和命運」的劉以鬯底少作，並認為這篇小說「在藝術上還是顯示了一定的特色」，「從這篇小說的某些藝術處理，還可以發現小說運用了近似新感覺派小說，在小說的人物描寫中，特別是對人物的感官、感覺和心理，寫得頗為細膩，並有某些不同於常規的帶有實驗性寫法的嘗試」。（頁7）

然而，肯定了《流亡的安娜·芙洛斯基》創作水平非一般的易明善，在談到劉以鬯第一本單行本《失去的愛情》時，只簡單地說它曾刊於由沈寂主編的文藝性綜合雜誌《幸福》月刊上，並根據劉以鬯在接受《八方》雜誌訪問時所提供的資料，說此書「曾經在上海拍成了電影，由徐昌霖編劇，湯曉丹導演，金焰、秦怡主演」，完全沒介紹故事內容，分析及評價。這與他討論作品必詳細敘述的習慣不同，不禁令人懷疑易明善沒有見過，也未讀過《失去的愛情》，但他卻利用劉以鬯自己的看法，在沒有比較之下妄下斷語，認為：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許定銘 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



《人生畫報》刊載《失去的愛情》內頁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《失去的愛情》確實還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，由於當時的種種客觀條件的影響，致使這本小說沒有反映出作者實際的創作水準，甚至在某些方面，還不如他抗戰時期在重慶創作的比較好的作品。（頁46-47）

易明善寫《劉以鬯傳》肯定下過不少工夫搜集資料，沒找到《失去的愛情》不是他的過失，因此書實在罕見，我翻查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編的《唐弢藏書目錄》也不見，連現代文學藏書大家唐弢也缺藏的書，肯定是鳳毛麟角！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2006年9月，我在某舊書拍賣網站上，竟然發現了上拍價才100



文學研究

元的《失去的愛情》，大喜！花了個把小時狂叫價，大戰 43 回合，終於擊敗一眾對手，把書搶到手，連郵費、手續費共花掉 700 元，還是物有所值，因此書是我搜集舊書 40 年來所僅見的一冊。

在香港，談劉以鬯的文章很多，卻甚少人談及他 1940 年代的作品和辦懷正文藝社的事，這是因為懷正文藝社所出的書，及他所寫的東西都難得一見，故此，《劉以鬯研究專集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，1987）、《劉以鬯卷》（香港：三聯，1991），以及《暢談香港文學》（香港：獲益，2002）等書中，有關劉以鬯的作品年表，均以《天堂與地獄》（香港：海濱書屋，1951）列為第一本書，而忽略了《失去的愛情》（上海：桐葉書屋，1948）。

《失去的愛情》是本三萬字的中篇小說，1947 年 9 月刊於上海環球出版社的綜合性雜誌《幸福》第十一及十二期，是該期「掛頭牌」的第一篇小說，雙色印刷，版面設計非常漂亮。當時《幸福》由汪波（沈寂）主編，他在《編後記》中有這麼幾句：

這一期《幸福》的內容似乎比較更豐富，這是秋季攻勢。

小說方面，因為很多讀者要求，增多了不少，劉以鬯先生主編懷正文藝叢刊，編暇為我們寫《失去的愛情》，分兩期刊載，不用我們介紹，相信一定能得讀者們讚美的……（頁 124）

可見劉以鬯當年在上海很受讀者歡迎，是位值得重視的作家，他的第一本單行本怎能忽視呢？

《失去的愛情》當然是一本「愛情小說」！「愛情」是人類繁衍



許定銘 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

下一代最美妙的兩性關係，是歷久不衰，永恆不滅的題材。尤其是「失去」的愛情悲劇，像《羅蜜歐與茱麗葉》，像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……，更能引起讀者共鳴，也更加吸引人。

故事用的是第一身寫法，共十一節。因此書十分罕見，讀者多未讀過，故不厭其煩略述如下：

- 1、 秋末的遲暮，我守在她的墓前不肯離開，直到守夜人來催促。我告訴他：她是我的戀人，但，我是在她死後才認識她的。這樣的開始，有「傳奇」味，「懸疑」是吸引讀者的動力，你非追下去不可。
- 2、 倒敘：不久前，我從外國帶回來了99幅油畫，想開畫展，但決意要完成第100幅，故此到郊野的小城來培養靈感。
- 3、 第四夜做了個夢，夢見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少女，醒來後把她畫成第100幅畫。卻原來女人是真的，不是少女，是位三十歲左右的少婦，還問我是否認識她。後來她的丈夫找來了，說她一不開心就會走來這間房，回味過去在此與戀人共敘的日子。
- 4、 我第二天醒來，在小城中漫步，在一間照相館前見到她的照片，覺得熟悉而親切，一問之下，知道是將軍巷富商徐達的太太裘旦。
- 5、 為了好奇心，我到將軍巷去了，站在街角窺探那大宅，終於印證了裘旦和她的丈夫，就是前一天晚上的那對怪男女。之後還見到他們吵架，徐達離家到「湖濱酒樓」去玩女人。回住處後，我收到裘旦的留信。



文學研究

- 6、那是一封很長很長的信，也是故事的主體，裘旦告訴我，十年前我們怎樣認識、相戀的經過。當時戰事正劇，我為了完「救亡漫畫隊」的夢，決意到前線去，不料出發前敵機來炸，裘旦趕到旅舍時，到處變成廢墟。雖然見不到我，但裘旦深信我吉人天相，一定能逃過噩運。十年後我終於回來了，可惜已認不出她了。
- 7、原來我那天雖未被炸死，但腦部卻受了震盪，失憶了。事後到外國留學，一轉眼十年。第二天依裘旦約，去到我們邂逅的咖啡室，卻等不到裘旦，因她涉嫌謀殺丈夫徐達而被捕了。
- 8、寫法庭上審徐達的情婦翠花和裘旦，原來當晚我與裘旦一夕纏綿，她竟懷了孩子，因怕受人歧視而被迫嫁給徐達，可惜後來孩子死了。
- 9、裘旦自認殺了丈夫，我多次要求去見她，不果，只好失意地離去。
- 10、裘旦送來了絕筆，寫自己最後那幾天的心理變化，並要求我把她和兒子葬在一起，把我繪她的畫收好，不要展出，不要賣。
- 11、第二天我到監獄去，遠遠的看了裘旦最後一面。回到旅舍收拾行李時，無意中發現她留下的，我們的孩子底照片，和我們邂逅時，我為她素描的，從一本叫《失去的愛情》的書撕下來的扉頁。

《失去的愛情》是涉及徐達、裘旦、翠花和我，四個人的愛情故事，並不太複雜。我十年前與裘旦相戀，一個畫家，一個音樂家，本該有美滿的結局，但戰爭令我失憶，十年後回來，愛情陷入迷茫與疑幻疑真中，那種傳奇色彩，心理矛盾，算是掌握得不錯。



許定銘 劉以鬯的第一部單行本

裘旦的愛人失憶了，自己又懷了孩子，在當年的社會環境中，下嫁粗鄙的商人，為自己和孩子謀一個好下場，亦不失為當日懦弱的女子底必然途徑。至於後來現出真我，為爭取自由，不顧一切憤而殺夫，則是知識份子的典型行為。

翠花則因為丈夫在徐達的藥房打工，在威迫利誘下成為他的情婦，則是用來襯托徐達的土豪惡霸行徑底配角。至於徐達本身，對兩個女人都沒有情意，她們都是這頭雄性動物的泄慾工具而已！

寫《失去的愛情》時，劉以鬯已有不少創作經驗，在情節的轉變及場面的控制上，已十分到家，小說中兩次用長信及多次以對話去代替平面的敘述，正是當時作家們不甘平凡所慣用的手法。

雖然這只是個普通的愛情故事，但我總覺得可以寫得更細膩一點，擴張至十萬八萬字。劉以鬯只把它寫成三萬字，細讀之下，感覺上有點急就章，像欠缺了些甚麼，不知是不是當日「懷正」的工作太忙，沒時間寫長篇，還是他故意留給讀者一些想像的空間？

至於劉以鬯認為「《失去的愛情》……靈感得自一本奧國小說，不能算是創作，雖曾搬上銀幕，卻是十分幼稚的」，那只是三四十年後，對自己少作的一些謙遜，是一位嚴肅的學者對自己的過度要求，正如劉先生 1950 年代寫的，他認為只是「娛樂他人」的作品，其實也是些極具份量的佳作，他不肯出書示人，實乃我等一眾「粉絲」的損失！

總的來說，《失去的愛情》的藝術成就當然遠遠比不上他後來的創作，但若與 1940 年代的流行小說，或他 1950 年代的「娛樂他人」的作品比，則是毫不遜色的！



文學研究

《失去的愛情》僅三萬字，出單行本是單薄了點，因此出書時還請人加了七幅插圖，才湊成了這本32開95頁的小書，這七幅反白單線條畫，不著重形似，而著眼於神態，不僅勾勒出畫中人的心境，且極具誇張的漫畫藝術，令人一看立即萌生好感，可惜書中畫內均沒指出為誰的佳作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為本書插圖的是郭建英。我找出郭建英的畫冊來對，果然是他的插畫！

郭建英（1907-1979），193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經系，是劉以鬯的學長，他早年已熱愛文學，與「新感覺派」小說家劉呐鷗、穆時英等友好。1930-40年代，他一面編《婦人畫報》，繪畫一些充滿著現代新鮮感覺，富於魅力的線畫，也寫了不少好文章。陳子善在《摩登上海的線條版——郭建英其人其畫》中，說郭建英其實也是「新感覺派」中的一員，他的漫畫是現代都市生活素描，不以色彩而以線條取勝，是豐富的想像與鮮活的具像的結合，是三十年代上海為文學作品插圖最多，最具個性的漫畫家之一。

劉以鬯自1960年開始，以創新手法寫實驗小說並非偶然的，原來1930年代，「新感覺派」的小說和藝術早已進駐他年輕的心坎裡！●

2007年8月

